

1963年秋，沙田仍然是阡陌纵横的乡郊，往大围的方向走，火车轨旁有一所新建的政府诊所，人们叫它「新医院」，我就在那里出生。现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座落的位置，邻近「新医院」原址，猜想相距不过五十米。

2017年春「金庸馆」成立，我应邀担任「绘画·金庸」展览的研究、策划人。自我出生半个多世纪后，我再度回到这里参与一个世纪盛会，一个在我的创作生命中，如斯重要的长辈之展览，心中那份喜悦，实在难以言宣。这种奇妙的感觉，有如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，当我接到一通电话后，知道将会首次与金庸先生见面时一样。在此之前，怎也没有想象过，竟然可以和那位自小存活于我心目中的巨人同坐一桌，一同喝茶、一同吃饭；然后，开始为他的小说创作封面、插图；然后，更一同创办出版社、出版漫画，再一同到台湾出席宣传活动；然后，又不断创作有关的大型水墨画；然后，来到「金庸馆」的开幕志庆展览。

从金庸小说衍生出的创作类型，有电影、电视剧、动画、漫画、游戏，乃至水墨画等等，而属于「绘画」范畴的有以下三大类。

1、 小说的封面、插画

早年的金庸小说封面插画选用的多是古代至近代的水墨画名作，都是先有画、后选用，并不是为描写小说内容而创作的。直至近年，小说封面就有我创作的两个版本，分别是日本的德间出版社出版的，以及小说的第三次修订本（包括香港、国内及台湾版），是专为配合小说内容而绘画出来的；后来也有了董培新的画作，被选为封面之用，最近也有以设计为主没有画作的封面出现。

至于插画方面，由香港明河社出版的版本，曾经采用姜云行（云君）及王司马两位的作品，而日本版则由我作插画。这些插画，主要的功能是解说小说中所描写的内容，没有加入太多个人主观、非关小说内容的创作。

2、 漫画

以金庸小说作蓝本而编绘成漫画的作品方面，曾得到金庸先生授权的漫画家有新加坡的黄展鸣，台湾的林政德，香港的区晴、黄玉郎、马荣成、何志文及我本人等。不同的主笔，有不同的处理方法，不同的出版形式。然而，漫画主要以市场销售为主，需较多从读者阅读的角度去考虑，因此不太强调主笔情感的抒发，而

且不能脱离小说本身的轨道。

3、水墨画

近十多年，由金庸小说延伸的水墨创作，并得到金庸先生亲自授权的，有董培新及我两位。水墨画异于插画与漫画，它并非以出版书籍为目的，而是直接挂在墙上作欣赏、展示之用的。因此，水墨画的原画尺寸便大大有别于插画及漫画，一般都比前两者大幅得多。而以水墨画形式创作的作品，在功能方面亦不同于漫画与插画，由于不需要有市场考虑，故可以加入画家的个人感受及主观意志，其艺术价值便可相对地得到提升。再者，水墨画是从不同角度作出精心选材的延伸创作，例如董培新主要是以直接描写小说的情景为主，我相对地较多选取小说中抽象的成分，再加以感性的创作。

由金庸小说延伸出来的三种主要的绘画创作，只有我一人是三者都有涉猎的，更感受到金庸小说可衍生的无限可能性。以上三种绘画形式，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，其实每一种都可以从创作或画家采用的视角再作分类。

「绘画·金庸」的展览配合金庸馆开幕而举办，目的是要把以上提及的三种不同形式的作品，及所延伸的周边产品，直接呈现给观众，希望从绘画这种艺术媒介，让读者、市民可以对金庸小说有另一个层次的了解。

小时候，每次拿起一本新书，都会先翻阅一下插画，得到这本书的第一印象，然后再细阅文字内容；到今天，这个习惯一直都没有改变。好的插画，可以补充文字的不足，一层一层增加意象，耐人寻味，令读者得到文字内容之外的另一种感受。

最后，我想在这里再补充一下姜云行与王司马为金庸小说创作的插画风格。姜云行（云君）的插画较倾向传统画法，如《芥子园画谱》所展现的风格，人物比例准确，骨法用笔，以白描黑白为主，没有渲染，线条清晰，方便旧式印刷，构图踏实，写实客观地描绘故事内容。与此比较起来，王司马的插画则更具个性化，人物活泼可爱，构图大胆有趣，疏能跑马，密不通风，对比强烈，具装饰性，如国内贺友直风格，细看远处常有极小的人物，把景深拉得很远，尺幅千里，有些加入水墨渲染，浓淡的变化，只是当年水墨的层次不易印刷，许多插画印出来并不清晰，黑白对比强烈，也有傅抱石味道，线条幼细，落笔随意行云流水，倾向抒情性。